

海岩·倾力·推·荐

在流放地

世界短篇小说名作导读

[奥] 卡夫卡 等著
李文俊 等译
海岩 荐评



Shijie duanpian xiaoshuo mingzuoc daodu

东方出版中心

在 流 放 地

世界短篇小说名作导读

[奥] 卡夫卡 等 著

李文俊 等 译

海 岩 荐 评



Shijie duanpian xiaoshuo mingzuo daodu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流放地：世界短篇小说名作导读/(奥)卡夫卡等著；李文俊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4

ISBN 978-7-80186-823-7

I. 在… II. ①卡…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950 号

在流放地——世界短篇小说名作导读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295 千字

印 张：17.75 插页 2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23-7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温故而知新(代序)

在我无比崇仰文学的青年时代,正是短篇小说独秀于中国文坛的辉煌时期,如果说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大多数文学家皆成名于短篇的话,那么世界文学前辈的短篇杰作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确实是一个证据确凿并且值得永远探究的史实。

其实,我也是首先从短篇小说的研习进入文学之门的。在短篇小说盛极而衰之后,我写作并出版了大约一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但迄今为止,未能写出一部短篇小说。在我看来,短篇小说是一种最难驾驭的文学样式,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包容几乎全部文学要素——人物、结构、情节、细节、语言、主题和情调……它甚至更接近于文学的本源——诗歌和散文。诗与散文也一向是我最为仰视而且敬畏的文学圣殿。

在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时代巨变,万象更迭,文学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异。虽然,社会的改变一般总意味着进步,但进三退二的拉锯状也是历史的常态。文学的发展同样如此,谁也不会认为哪一部炙手可热的畅销书可以取代《诗经》或者莎士比亚,那些伟大的文学标本依然经久不衰。回顾和观摩这些名著对于热爱文学的人来说,不仅是收藏与朝圣,更是温故而知新,传统永远是一切创新的启蒙与根源。

值此新旧交替之际,东方出版中心呈献的这部选集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态度,那就是在文学或兴或衰的这个纷乱的十字路口,人们在展望未来之前需要冷静地回顾,不仅回顾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也要回顾世界文学的流变及对我们的影响,尤其应当重温那些对中国现当代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短篇杰作。本书在选目上不仅收编了享有短篇之王美誉的19世纪现实主义重要作家莫泊桑,而且

包括了美国19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和心理分析主义小说家霍桑。霍桑作品由于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而被后世推为经典。

在这部选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20世纪的小说家们对故事的处理已经采取了更为复杂的方式,对人的心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别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心。人类动机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惧本能、心理创伤和性欲等,都构成了20世纪新小说最多见的笔触,而这些新小说的背后,其实站立着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两位巨人。如果说,霍桑和莫泊桑是19世纪末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期的代表,那么,本书辑录的福克纳、毛姆、劳伦斯、乔伊斯、卡夫卡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则是20世纪初欧美现代文学确立期的标志。而在20世纪中期崛起的雷蒙德·卡佛等作家,则继往开来,先后登上了现代派小说创作的王者之巅。

当然,除了本书所列的作家作品外,我们还可以拉出一份长长的名家名作的清单:马克·吐温、安东·契诃夫、伊凡·屠格涅夫、厄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列夫·托尔斯泰、布雷特·哈特、理查德·赖特、罗布·格里耶等等。而受到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我国一代名家就更是不可胜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郁达夫、梁实秋……可以说,没有世界文学的积极影响,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伟大成就。鲁迅曾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无疑受过果戈理同名短篇小说的影响,这已是公论。在波兰作家中,亨利克·显克微支对鲁迅的影响也非常大。鲁迅小说中反语等讽刺手法的运用,受显克微支《炭画》的影响非常明显。周作人说:“他(鲁迅)对于文言译本的《炭画》也很是欣赏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也认为:“鲁迅在选择写作的艺术传统时,主要感兴趣的是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是他们那种讥讽的反语技巧。”悲剧的戏剧化,是鲁迅从显克微支那里学习、借鉴到的精髓之一。此外,显克微支还影响过我国的当代作家。莫言就曾说,显克微支《灯塔看守人》里有关大海的描写,他能熟读到可以背诵,他曾大段地模仿过。上述个案足以见出外国短篇小说对我们作家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在时间的链条上有其明显的连续性。当然,有些影响并不一定来自单个作品或者单个作家,而是来自一个文学流派乃至文艺思潮。王蒙的《风筝飘带》以人物的心理流动来结构全文,尤其是特别注重描摹人物的感觉。这种创作特色显然受到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影响,借鉴了“意识流”的创作技法,不过王蒙同时也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重视故事情节的展开。

可以预料，随着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的不断进步，外国文学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创作与阅读，进而影响着中国文学未来的风格与阅读的习惯。与长篇小说相比，在人人忙碌的今天，读几篇经典的短篇应该是相对容易的，也是极其必要的。因为经过长期争辩之后，有一个观点已接近于共识，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只有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融会与互动，才能避免自闭甚至被逼至边缘，才能产生顺应时代、影响世界，并且创造未来的传世之作和文学巨人。

目 录

温故而知新 (代序)	海岩	(1)
在流放地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1)
乡村医生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21)
鸟	(波 兰) 布鲁诺·舒尔茨	(26)
灯塔看守人	(波 兰) 亨利克·显克微支	(38)
死者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52)
阿拉比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90)
普鲁士军官	(英 国) 戴·赫·劳伦斯	(95)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英 国) 威廉·索默塞特·毛姆	(116)
刎颈之交	(美 国) 欧·亨利	(147)
威克菲尔德	(美 国) 纳撒尼尔·霍桑	(155)
公道	(美 国) 威廉·福克纳	(163)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	(美 国) 威廉·福克纳	(177)
马辔头	(美 国) 雷蒙德·卡佛	(186)
他们不是你丈夫	(美 国) 雷蒙德·卡佛	(204)
我打电话的地方	(美 国) 雷蒙德·卡佛	(210)
羊脂球	(法 国) 莫泊桑	(223)
机械	(日 本) 横光利一	(258)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 李文俊 译

在流放地

弗兰茨·卡夫卡 (1883~1924)

卡夫卡性情怯懦，沉默寡言。父亲是一个体格强壮、白手起家的商人。卡夫卡生于布拉格，在德国大学预科学校接受教育，后去德意志大学攻读法律。获博士学位后，于1908年至1922年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工作，撰写有关各种工作中容易发生的事故和提出预防事故办法的报告。1915年之前，他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帮父母经营商店。这样，加上又忙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写作，因此不得不经常熬夜，最终搞垮了身体。1909年和1910年，他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短篇散文作品。经终身好友、作家马克斯·布罗德介绍，卡夫卡1912年8月结识了柏林少妇费利斯·鲍尔。在其后五年中，他与费利斯的关系波折不断，这使卡夫卡深感踌躇。他与费利斯两度订婚，他既不愿忍受生活孤寂的痛苦，又担心结婚将给他认为是其艺术创作必要条件的清静带来威胁。面临两种抉择，他痛苦万分。最终，卡夫卡没有结婚，尽管费利斯·鲍尔和其他几位女性在他的感情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他去世之前在柏林与他短期生活在一起的多拉·戴门特。但是，1917年就已确诊的肺结核病的急剧恶化使他回到布拉格，后去维也纳疗养，直至1924年去世。他在遗嘱中让马克斯·布罗德将其未发表的作品焚毁，但布罗德并没有这样做，从而使卡夫卡的三部未完成的小说得以幸存，这三部曲是《美国》、《审判》和《城堡》。

卡夫卡一生中只在各种选集中发表了他的部分短篇小说。1912年底，他写了两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篇是他最早的成熟作品。后来，人们对卡夫卡作品的解释比其他任何现代作家的要更加广泛，更见仁见智。卡夫卡的感染力丝毫没有因为文学时尚的改变而有所减弱，而且事实已证明，卡夫卡的作品风格含蓄，因此，与许多其他慷慨陈词、语气自信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他的作品与迷惘的20世纪联系得更加密切，这恐怕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流放地》与宗法制时代的极权统治有关：一个士兵因顶撞上司，被判处死刑，行刑前让一台行刑机在犯人身上刻字，12小时后方能死去。而这个岛上的司令居然把这当作值得观赏的景观来招待客人。小说挖掘出了人性中最残忍、最原始的一面。有人说：“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里，资本主义的本质被描绘得更仔细、更透彻。一个被高度物化的世界，机器愈来愈精密，人的生命愈来愈渺小。物质不但衍生出更眼花缭乱的物质，更衍变成杀人的工具。卡夫卡的绝望，来自他摆脱不掉他身处的人性扭曲、社会变质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也预言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消亡——机器的操纵者最终自杀。”《乡村医生》是一部梦幻式的作品。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把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荒诞结合起来描写，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象征着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一种原罪感。余华在《我的文学道路》一文中谈到《乡村医生》给他终生难忘的印象：自由对一个作家的重要——“小说里面有一匹马，那匹马太奇妙了，卡夫卡完全不顾叙述上逻辑的要求，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没了。”

“这是一架不寻常的机器。”那军官对旅行家说，同时用赞赏的眼光瞧了瞧那架其实他早就非常熟悉的机器。旅行家似乎仅仅因为礼貌关系，才接受司令官的邀请，来参观一下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因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的处决。流放地当地的人对这次处决并没有表示什么兴趣。反正，在这个四周都是光秃秃巉崖的砂砾的小深山坳里，除了军官、旅行家、罪犯和一个兵士以外，就没有别人了，罪犯现出一副蠢相，张着大嘴，头发蓬松，脸上显出迷惘的神情，兵士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铁链，大链子控制了犯人脚踝、手腕和脖子上的小链子，小链子之间又都有链条连接着。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罪犯都很像一条听话的狗，使人简

直以为尽可以放他在周围山上乱跑,只要临刑前吹个口哨就召回来了。

旅行家对这架机器兴趣不大,在军官最后一遍检查的时候,他只是在犯人后面踱来踱去,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冷淡;那军官一会儿钻到深深陷在地里的机器的底部,一会儿爬上梯子去看上面的部件。这本应是机械工人的事,可是军官却干得非常起劲,不知是他特别欣赏这架机器呢,还是别有原因,所以不能托给别人。“成了!”他终于喊道,并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显得格外有气无力,呼吸时得张大嘴巴,还把两条精致的女用手绢塞在军服的领口里。“在赤道地区,这样的制服实在太厚了。”旅行家说,却没有像军官希望的那样,问问机器方面的事。“当然是的。”军官说,一面在预先倒好的一桶水里洗他那双油腻腻的手,“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就是祖国,我们不愿意忘记祖国。现在请你看看这架机器。”他随即又说,同时在毛巾上擦干手,又指指机器,“这以前,还有几个动作需要人来操作,可是从现在起就完全是自动的了。”旅行家点点头,走在他的后面。军官为了怕发生什么偶然事件使自己下不了台,又加了几句:“当然,机器有时不免要出些毛病;我希望今天不致如此,不过我们也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这架机器应该连续工作十二小时。不过要是真的出了事,也一定是小毛病,马上就可以修好的。”

“您不坐下吗?”最后他问道,一面从一大堆藤椅里抽出一张,端给旅行家;这是旅行家无法拒绝的。他现在坐在坑边上,眼光向坑里快快地投了一眼。坑不太深,在坑的一边,挖出的土堆成了一堵墙,在另一边就耸立着那架机器。军官说:“我不知道司令官有没有对您解释过这架机器。”旅行家含混地挥了挥手。军官正好求之不得,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解释了。他拉住一个曲柄,把身子靠在上面,说道:“这架机器是我们前任司令官发明的。我从最初开始试验时就参与这事,一直到最后完成都有份。不过发明的荣誉还是应该归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司令官吗?没有?那么,如果我说整个流放地的组织机构都是他一手缔造的,这并不算夸大其词。我们这些他的朋友甚至在他死以前就相信,流放地的机构已经十全十美,即使继任者脑子里有一千套新计划也会发现,至少在很多年里,他连一个小地方也无法改变。我们的预言果然完全应验了;新的司令官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您没有见到过老司令官,这真可惜——不过,”军官打断了自己的话,“我只管乱扯,却忘了眼前他的这架机器。您可以看到,它包括三个部分。随着岁月的过去,每个部分都有了通用的小名。底下的部分叫做‘床’,最高的部分叫‘设计师’,在中间能上下移动的这个部分叫做‘耙子’。”“‘耙子’?”

旅行家问。他听得不很用心，在这全无阴影的山谷里，阳光那么强烈，叫人思想很难集中。他更加佩服那个军官了，军官虽然一本正经地穿着紧腰身的军服外套，满身都是一道道的绦带，外加沉甸甸的肩章，可还是那样热忱地往下说着，此外，还拿了一只扳子走来走去拧紧螺丝帽。至于小兵，他的情形和旅行家差不多。他把犯人的铁链绕在自己两只手腕上，身子支着步枪，耷拉着头，对什么都不注意。旅行家并没有感到惊异，因为军官说的是法语，无论兵士还是犯人当然是一句法国话也不懂。但囚犯却仍然努力地谛听军官的解释，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他一面发困，一面还是死死地盯着军官手指指向的地方，每逢旅行家提出问题打断了军官的话，他也和军官一样向四处张望。

“是的，就叫‘耙子’，”军官说，“这是个很恰当的名称。它上面安着针，就跟耙齿似的，整个部分的作用也和耙子差不多，虽然它只局限在一个地方操作，也正因如此，设计起来就需要更高明的技巧。不过，您反正很快就会懂得的。犯人就躺在这儿的‘床’上——我想在发动机器以前先解释一下，这样您就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工作程序了。而且，‘设计师’上有个钝齿轮快磨损了；机器一开动就吱吱嘎嘎地吵个不休，您说话连自己都听不见；不幸的是，这儿很难配到零件——嗯，我刚才说过了，这是‘床’。它上面铺满了棉花；以后您会知道这有什么用。犯人就躺在粗棉花上，脸朝下，当然，衣服差不多都得脱光；这是绑住他双手的皮带，这是绑脚的，这是绑脖子的，这就可以把他紧紧地捆住。这儿，在床头上，有个毛毡的小口衔，我刚才说过，犯人先是脸朝下地躺在这儿，所以口衔正好塞到他嘴里。这是为了不让他叫，不让他咬舌头。犯人当然不得不把毛毡衔在口中，不然他的脖子就会给皮带勒断。”“这是粗棉花吗？”旅行家问道，身子向前弯了弯。“是的，当然是的。”军官微笑着说。“您自己摸摸看。”他握住旅行家的手向床伸去。“这是特制的粗棉花，所以看上去和普通的不一般；我马上就告诉您它有什么作用。”旅行家已经开始对这架机器有些感兴趣了；他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抬起头来仔细看着机器。这是个庞然大物。“床”和“设计师”大小相同，看上去像两只黑黢黢的箱子。“设计师”悬在“床”上两米高的地方；这两个部件四角绑在四根铜棍子上，棍子在太阳光下熠熠发亮。在这两个箱子之间，“耙子”就顺着—根钢条上下移动。

那军官方才几乎没有注意到旅行家的冷淡，现在却非常清楚地察觉对方开始出现的兴趣；所以他停住解释，让人家有时间静静地观察。那罪犯在模仿旅行家；他无法将手放在眼睛上，只得在阳光下抬头凝望。

“那么，人先躺下来。”旅行家说，往椅背上一靠，叉起了腿。

“对，”军官说，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用手摸摸他那发烫的脸庞，“请您注意！‘床’和‘设计师’上都安了电池；安在‘床’上是因为它本身有需要，‘设计师’上的那个是为了‘耙子’。一等犯人拴紧在皮带上，‘床’就开始行动。它立刻颤动起来，震动得非常快，左右上下都移动。您在医院里一定见过类似的机器；只是我们‘床’的动作都是精确地计算好的；您明白吗，它们得和‘耙子’的动作完全一致。‘耙子’才是真正处决的工具。”

“对这个人是怎样判决的呢？”旅行家问。

“您连这个也不知道？”军官惊愕地问，咬了咬嘴唇，“请原谅，我的解释真是太凌乱了。我真的要请您原谅。您明白吗，一向都是司令官亲自解释的；可是新的司令官逃避了这个责任；可是对您这样一位重要的参观者……”旅行家想用两只手来谢却这种光荣；然而军官还是坚持地说……“这样一位重要的参观者，却连我们的判决是什么都没有说，这倒是一个新的发展，这真叫……”他正想用火气更大的话，可是又抑制住了，仅仅说，“人家没有把这一点通知我，这不是我的错。不过从各方面说，我当然是最适宜于给你解释审判过程的人，因为我这里有”他拍了拍自己胸前的口袋，“我们前任司令官亲笔绘制的草图。”

“司令官自己制的图？”旅行家问，“那他可不是一身什么都兼了吗？他难道既是军人，又是法官，又是工程师、化学师和制图师？”

“他的确是的。”军官说，同意地点点头，脸上泛出一种朦胧迷惘的神色。接着他细细察看自己的手，手好像不够干净，不能就这样接触图纸；所以他又到水桶那儿去重新洗过。接着他抽出一只小皮夹子，说，“我们判得并不算太重。不管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戒律，我们就用‘耙子’把这条戒律写在他的身上。这个犯人，比方说吧，”军官指了指那个人，“他的背上将要写上：尊敬上级！”

旅行家瞥了犯人一眼，军官指着他的时候，他垂着头站着，分明是在用心谛听别人的话。然而他那闭紧的厚墩墩的嘴唇在不住地翕动，这就完全表明他一个字也听不懂。旅行家头脑里涌出了许多疑问，可是看到犯人，他仅仅问：“他知道自己判决的是什么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要往下解释，可是旅行家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不知道。”军官重复道，他停住了片刻，仿佛是让旅行家再想想自己的问题，然后说，“根本没有必要告诉他，他会从自己的身上得知的。”旅行家不想再问什么了，可是他发觉犯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仿佛在问他是否赞同这样荒唐的行为。本来他已经靠在椅背上了，这一来，他又把身子往

前探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不过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这他也不知道。”军官说道,朝旅行家笑笑,似乎在等待他再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不知道,”旅行家说,一面揩揩前额,“那么他也无从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他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辩护。”军官说,他把眼光转向远方,免得旅行家听到对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解释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总得有机会给自己辩护吧。”旅行家说道,并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军官明白他对机器的解说有长期打断的危险;因此他走到旅行家前面,拉住他的手臂,另一只手向犯人指指,犯人感到自己分明成了注意的中心,就马上站得笔直——而小兵也把链条扯了扯——军官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被任命为流放地的法官,虽然我还年轻。因为我是前任司令官在一切流放事务上的助手,对这架机器知道得也最多。我的指导原则是: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别的法庭不能遵照这个原则,因为他们那里意见不一致,而且还有高级法庭的监督。这里就不同了,至少,在前任司令官的时代可以这样说。新上任的那位当然露出想干涉我的判决的意思,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把他顶了回去,今后一定还顶得住。您要多解释一下这个案子吗,这非常简单,跟所有的案子一样。有个上尉今天早上向我报告,派给他做勤务兵睡在他门口的这个人值勤时睡着了。您知道吗,他的责任是每小时打钟的时候起来向上尉的门口敬礼。这个工作不算重,但是很有必要,因为他既是哨兵又是勤务兵,两方面都必须机灵。昨天晚上那个上尉想考查这个人有没有偷懒。两点钟打响的时候他推开房门,发现这个人蜷成一团睡着了。他拿起马鞭抽他的脸。这个人非但不起来求饶,反而抱住主子的腿,摇他,还嚷道:‘把鞭子丢开,不然我要活活把你吃了。’——这就是罪证。上尉一小时前来找我,我写下了他的报告,添上判决词。然后下令把这个人锁起来。这一切都很简单。要是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事情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他就会说谎,倘若我揭穿他的谎话,他就会撒更多的谎来圆谎,就这样没完没了。可现在呢,我抓住了他,不让他抵赖——您现在清楚了吧?不过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应该开始执行了,可是机器我还没有解释完呢。”他把旅行家按回到椅子上,又走到机器前说:“您可以看到,‘耙子’的形状是和人的身体相符的;这是对付躯体的‘耙子’,这是对付腿的‘耙子’。对于头部只有这个小小的长钉子。这清楚了吧?”他和颜悦色地向旅行家俯着身子,急于提供最最详尽的说明。

旅行家想起“耙子”不由得眉头一皱。司法程序方面的解释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只好提醒自己说,这儿不过是流放地,采取非常措施是必要的,而且军纪

也是必须坚决遵守的。他还觉得对于新司令官可以寄予一定的希望，他显然主张采用——虽然是逐步地——一种新的司法程序，而这是这个军官狭隘的思想所不能理解的。这一系列的思想又促使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司令官亲自参加处决吗？”“不一定。”军官说，这个直愣愣的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他那和善的神色暗淡下去了，“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虽然我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得把说明缩短些。不过当然，到明天，当机器收拾干净以后——它容易脏是它的一个缺点——我可以补述所有的细节。现在我们只能拣重要的说——当犯人躺在‘床’上，‘床’开始震动的时候，‘耙子’向他的身体降落下来。它是自动调节的，所以针尖刚刚能触到他的皮肤；一接触以后，钢带就立刻硬起来，成为一根坚硬的钢条。接着工作就开始了。一个外行的旁观者根本分不清各种刑罚之间的区别。‘耙子’操作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它颤动时，针尖刺破了随着‘床’而震动的身体上的皮肤。为了便于观察处决的具体过程，‘耙子’是用玻璃做的。把针安到玻璃上去在技术上是问题，可是经过多次试验之后，我们克服了困难。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您明白吗？现在，谁都可以透过玻璃观察身体上刺出来的字了。您愿意走近一些看看这些针吗？”

旅行家慢慢地站起来，走过去，俯身在“耙子”的上面。“您瞧，”军官说，“有两种排列成各种形式的针。每根长针旁边搭配了一根短针。长针管刺字，短针喷出一泡水来把血洗掉，使刺的字清清楚楚。接着，血和水就通过小沟流进大沟，最后又从排水管流到坑里去。”军官的手指一直沿着血和水的路线转了一遍。为了尽量逼真，他还把双手凑在排水管的出口上，仿佛在接流出来的东西，在他这样比划的时候，旅行家把头缩了回来，一只手在背后摸索，想坐回到椅子上去。使他恐惧的是，他看到犯人跟在他后面也接受军官的邀请，到近处去观看“耙子”了。那犯人攥着链子把昏昏欲睡的兵士拖向前来，自己俯身在玻璃上。可以看到，他那狐疑不定的眼睛想看明白那两个上等人瞧的是什么，可是因为听不懂解释，根本摸不着头脑。他东张张西望望，眼光不住在玻璃上溜来溜去。旅行家想把他赶走，因为他这种做法似乎是不许可的。可是军官用一只手坚定地阻住他，另一只手从土堆上抄起一块土朝兵士身上扔去。兵士吓了一跳，睁开了眼睛，看到犯人竟如此大胆，就扔下步枪，脚跟使劲地抵住地面，把犯人往后拖，犯人一趟趟，立刻倒了下来。兵士接着站在那儿低下头来，瞧这个套着锁链的人怎样挣扎得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把他拉起来！”军官嚷道，因为他发现旅行家的注意力大大地分散到犯人身上去了。事实上旅行家不知不觉中竟把整个身子靠在“耙

子”上，专心致志地观察犯人的遭遇。“对他当心点！”军官又喊道。他绕过机器跑了过来，亲自抓住犯人的胳膊窝，由兵士帮着把他拖了起来，犯人的两只脚还不住地往下滑溜。

“现在我全明白了。”旅行家在军官回到身边时说。“只除了最重要的部分。”军官答道，抓住旅行家的手臂朝上面指点着，“在‘设计师’里全是些控制‘耙子’的动作的齿轮，判决规定刺什么字，机关就怎么调节。我仍然沿用前任司令官所拟定的指导计划。就在这儿。”说着，他从皮夹里抽出几张纸条，“不过我很抱歉，不能让您拿在手里看；这些就是我最珍贵的财产了。请您坐下，我拿在您面前给您看，这样您就可以把什么都看个一清二楚。”他摊开了第一张纸。旅行家本想说几句夸奖的话，可是他看到的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线乱七八糟地交叉在一起，像迷宫一样，纸上布得密密麻麻，简直看不到还有空白。“您看呀。”军官说。“我看不清。”旅行家说。“不过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军官说。“这很巧妙，”旅行家模棱两可地说，“可是我看不明白。”“对了，”军官笑着说，又重新拿走图纸，“这可不是给小学生临摹的习字本。得好好研究才行。我相信您最后也会弄明白的。当然，不是马马虎虎刺几个字就算了；我们不打算把人一下子就杀死，而是一般地说，在十二个小时之后；转折点预定在第六个小时上。因此，在真正的字的周围得雕上许许多多的花；字本身只不过在身体周围绕上窄窄的一圈；身体其他地方都用来刻装饰性的图案。您现在能够欣赏‘耙子’和整部机器的工作了吧——您瞧瞧！”他奔上梯子，转动了一个轮子，向下面喊道：“注意，靠边站！”接着一切都发动了。倘若不是轮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一切倒都很美妙。轮子的吵声似乎使军官吃惊，他对它挥了挥拳头，又向旅行家摊了摊手，表示抱歉，接着又迅速地爬下来，从底下注视机器的操作。有些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的部件依旧不大对头；他又爬上去，两只手在“设计师”里拨弄了一阵，然后不走梯子，却从杆子上滑下来，为的是快一些，他放开嗓子，对着旅行家的耳朵大嚷，以便压过一切嘈杂的声音：“你看明白了吗？‘耙子’开始写字了；等它在人的背上刻下草稿以后，那层粗棉花就转动，慢慢地把人的身体翻过来，好让‘耙子’有新的地方刻字。这时写上了字的那一部分鲜肉就裹在粗棉花里，粗棉花专门用来止血，使得‘耙子’可以把刺上的字再加深。接着身子继续旋转，‘耙子’边上的这些牙齿把粗棉花从伤口上撕下来，扔进坑里，让‘耙子’继续工作。就这样，整整十二个小时，字刻得越来越深。头六个小时里，犯人依旧生气勃勃的，只是觉得很痛苦。两个小时以后，毡口衔拿掉了，因为犯人再也叫不动了。而在这里，在床头用电烤热的盆子

里,将倒下一些热腾腾的米粥,犯人如果想吃,可以用舌头爱舐多少就舐多少。从来没有人错过这个机会。我经验也算得丰富了,可就不记得有一个错过的。只是大约在第六个小时上,犯人才失去了任何食欲。这时,我往往跪在这里观察事情的发展。犯人很少有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的,他只是让它在嘴里滚来滚去,然后吐在坑里。这时我就得闪开,不然他就会啐在我的脸上。可是一到第六个小时他就变得多么安静!连最愚蠢的人也感到茅塞顿开。这个过程是从眼睛开始,从那儿扩张出去的。在这个时刻连我都禁不住想投身到‘耙子’底下去呢。这时没有别的情况,只是犯人开始理会身上所刺的字了,他撇起了嘴仿佛是在谛听。您也看到,就算用眼睛来辨认所刺的字也很困难,可是我们这儿的人是凭自己的伤口来辨认的。这当然是件难事;他花六个小时才做到这一点。到这时,‘耙子’已经几乎把他刺穿了,他给扔到坑里,掉在血、水和粗棉花当中。这时,判决算是执行了,于是我们,那小兵和我,就把他埋了。”

旅行家一直让自己的耳朵朝着军官,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观察机器的操作。犯人也在瞧,只是一点也不明白。他身子微微前俯,在专心地看活动着的针,这时军官向小兵做了个手势,小兵从背后一刀划破了犯人的衬衫和裤子,衣服掉了下来;他想抓住往下掉的衣服把自己赤裸裸的身子遮住,可是兵士把他举起来,抖落了他身上剩下的一丝丝破片。军官关上机器,犯人就在这突然的寂静中给放在“耙子”底下。铁链子松开了,皮带却绑紧了;起先,犯人几乎还觉得松了一口气呢。可是紧接着“耙子”往下降了降,因为这个人瘦得很。针尖碰到他的时候,他皮肤上滑过一阵冷战;兵士忙着拴紧他的右手,他把左手也盲目地伸了出来;手正好指向旅行家所站的地方。军官不断斜过眼睛膘膘旅行家,好像要从他脸上看出他对这次处决有什么印象,至少,这件事是对他解释得非常草率的。

系手腕的皮带断了,也许是兵士把它抽得太紧了吧。军官只得亲自来过问,兵士把断了的皮带拿起来给他看。军官向他走过去,说话了,脸仍旧朝着旅行家:“这是一架很复杂的机器,所以总免不了这儿那儿要出些毛病;不过这不应该影响对它的总的看法。不管怎么说,换根皮带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我干脆用链条吧;这样,右手上微弱的振动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在捆铁链时,他又说:“维修机器的经费现在大大削减了。在前任司令官的时代,我可以随意支配一笔特别为这架机器规定的费用。另外,还有一家商店专门出售种种修配的零件。我得承认我用这些零件时简直太浪费了,我指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新司令官正是

这样血口喷人的，他随时都在找岔子攻击我们传统的做法。如今他亲自掌管机器的费用了，倘若我派人去领根新皮带，他们竟要把断了的旧皮带拿去作证，而新皮带呢，要过十天才发下来，而且东西很软，根本不是什么好货色。可是机器没有皮带我又怎能工作呢？这件事就没人管了。”

旅行家私自盘算道：明白地干涉别人的事总是凶多吉少。他既非流放地的官员，又不是统辖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公民。要是他公开谴责这种死刑，甚至真的设法阻止，人家可以对他说：你是外国人，请少管闲事。那他只有目瞪口呆的份，除非赶紧打圆场，说自己对此亦甚为惊讶，因为他旅行的目的仅仅是考察，绝对无意干涉别人伸张正义的做法。可是如今他的内心却跃跃欲试。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和处决的不人道是明摆着的。也没有人能说他在这件事里有什么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与犯人素昧平生，既非同胞，他甚至也根本不同情这人。旅行家持有最高总部的介绍信，在这里受到礼遇，人家请他来参观处决，这件事本身似乎就说明他的意见一定会受到欢迎。更何况他听得再清楚不过，司令官并不支持这种处决，而且对军官抱着几乎是敌对的态度。

这时，旅行家听到军官狂怒地大吼一声。他刚刚好不容易把毡口衔塞进犯人的嘴里，犯人却禁不住一阵恶心，闭上眼睛呕吐起来。军官急忙把他从口衔那儿拖开，想把他的头按在坑上；可是已经太迟了，呕出来的东西已经流满了机器。“全是司令官的错！”军官喊道，毫无意识地摇着面前的铜杆子，“机器给弄得像猪圈一样了。”他用颤抖的手把发生的事指给旅行家看，“我不是每回都一连几小时地向司令官解释，犯人在行刑之前必须饿一整天吗？可是我们的温和的新方针却不以此为然。司令官周围的太太小姐总要让犯人塞饱甜腻腻的糖果才放他走。他从小就是靠臭鱼长大的，现在倒要吃糖果！不过这也罢了，我可以不管这种闲事，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发新的口衔呢？我已经申请了三个月了。犯人衔着百个临死前淌过口水啃啮过的口衔，又怎能不恶心呢？”

犯人垂倒了头，显得很平静；小兵正忙着用犯人的衬衫在擦机器。军官向旅行家逼近，旅行家朦胧地感到不安，退后了一步，可是军官捉住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去。“我想和您推心置腹地谈几句话，”他说，“行吗？”“当然啦。”旅行家说，接着就垂下眼光来恭听。

“您正在欣赏的审判和处决的方式在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人公开支持了。我是唯一的拥护者，同时，也是老司令官传统唯一的信徒。我也再不指望进一步推广这样的做法了；维持现状就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老司令官生前，流放地